

可憐此之行

求知出版社印行

## 弁言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行二十一人，內本國記者九人，外國記者六人，政府派遣之領隊及服務人員六人，係於卅三年五月十七日由重慶出發，七月二十五日大部份返回陪都，全程八九千里，歷時凡七十日，陝北「邊區」為此行的主要目標，自五月三十一日至七月十二日，在這「邊區」的東南角上，以涼水崖為起點，延安為中心，順村為終點，足足旅行了四十三天，此次西北之行的交通工具從最進步之飛機，火車，汽車，而至最古老方式之徒步牲畜馬和驢，參觀的地方有新式都市，也有古趣盎然的鑿洞。各記者於返渝後，均有佳作以記曆，茲特輯錄有關「邊區」之作，彙成小冊，用備關心陝北者之參考。

編者附註九月

下

弁言

# 陝北之行目錄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延安攝影

弁言

延安視察的感想

十年來中共幾點改變

陝甘寧邊區人民的負擔

陝甘寧邊區的經濟金融與財政

三三制與一攬子會

「保衛邊區」的游擊部隊

大公報社評  
編者

大公報特派員孔昭愷

大公報特派員孔昭愷

大公報特派員孔昭愷

中央日報特派記者文伯

中央日報特派記者文伯

中央日報特派記者張文伯

掃蕩報記者謝爽秋

延安觀感  
記者在延安

「此間沒有社會生活」

毛澤東會見記

時事新報特派記者趙炳焜  
時事新報特派記者趙炳焜

所謂陝甘甯邊區

國民公報記者周本淵

西行漫談

商務日報記者金東平

延安散記

新民報記者趙超構

從十八集團軍談起說到中共土地政策

號利社興集特派記者通訊

陝北歸客談「邊區」

盟利通訊社特輯

未能與老百姓談話

盟利通訊社特輯

## 延安視察的感想

重慶大公報八月五日社評

中外記者西北考察團的西北之行，是由外國記者所發動，主要動機是在看延安，中國記者會同前往，本報也有特派員參加。現在考察歸來，重慶各報都在陸續發表視察報告。本報特派員的報告，關於延安的部分截至目前大致已告段落。記者圓在陝北盤旋四十三天，時間雖不算太短，所看到的當然有限，視察所得，仍不過是走馬看花。縱然如此，在報上發表的仍非所看到的全部。為什麼？因為我們並非有聞必錄，也非有見必錄，除了所已發表者外，還有若干部分的保留，是我們不願報告，或不能報告。我們相信讀者都一定很注意各報的視察報告；讀者讀了作何感想，我們不知道，我們願把大公報的感想敬述如下：

延安視察的感想

## 陝北之行

二

(一) 當前的世界大戰，是民主與軸心之戰。中國的傳統精神是民主，中國的立國主義是民主，中國率先抵抗軸心的侵略，中國國民黨暨國民政府曾一再宣示其政策在行民主憲政，而中國共產黨也是標榜民主，爭取民主。這一切，都在說明世界大勢是民主，中國前途是民主，中國政府及朝野兩大黨也都在努力民主，建設民主。今日之延安，是中共的神經中樞，延安的一切，雖不足包括中共的一切，却足以代表中共的一切。記者園在延安，所見所聞，凡所設施，一切主張，都是黨在活動，黨在主持，這可說明黨之有力。中共尤其注重黨性的增強，一股強烈的黨性，貫徹在黨政軍各方面，流注在政府及社會的一切。在黨言黨，實誠然無可批評，而在冀求做一個民主國家的國民的立場來看，總覺其中有些問題。所謂增強黨性，相對的就是減低個性，以至消滅個性，是要黨性支配一切，主張一切。民主政治植基於自由主義，民主政治的精義，剝繭抽絲，其核心是尊重個人，尊重個性。一般民主國家也有黨，但那種黨是在憲政軌道上活動，公開競爭，合法競爭。儘管競爭，黨與黨間彼此尊重對方，黨內也各尊重個人人格，實無所謂黨性。在民主的立場

上，看我們國內的黨的問題，總覺還應該更向民主的方向努力。民主是尊重人性的，坦率一句話，與其增強黨性，何如增強人性。

(二)中國今日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也必須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中國的國民革命，非統一不能完成；中國當前的抗戰，非統一不能獲勝，中國今後之建國，也非統一不能成功。這一切，都植基於國家的統一，所以我們必堅持擁護國家統一，而反對任何形式之分裂。當今的國民政府及蔣委員長，這個政府與這位領袖，是提攜全國統一，蒙徵全國統一的國家中心。這個國家中心，異常珍貴，乃是國家受了三十多年的苦難，人民流了無量的血，纔培植成的。我們以純國民的心情，考慮國家的利益，只有繼續培植這個國家中心，擁護這個國家中心，使之進步，使之加強，以提攜全國，領導全國，使國家走上抗勝建成的富強康樂之城。這是最可能的路，也可以說是唯一之路。我們絕不能也不想像傾覆了這個國家中心，再使國家受幾十年苦難，再使人民流無量的血，然後再另外樹立起一個中心。現在國家經過七年抗戰，人民受極大災難，將士拚極多熱血，使國家獲得解放之機，與列

強立於平等地位，都是在國民政府及蔣委員長的領導之下獲致的；我們要繼續抗戰以求最後勝利，要戰後和平週旋於世界舞台，要努力建設成爲現代化的國家，這個中心領導作用是國家的絕對需要，推翻此中心，另建一中心，必致國家再陷於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國的抗戰的確已勝利在望，我們應該再努力，更進步，却必不可自亂步驟，以遺恨百年。我們國家地位已甚高，必要善爲保持，在這個中心領導之下，就極可能達到勝利成功之城。引現今世事爲喻，中國不需要做南斯拉夫，也不必更有狄托其人。我們擁護國家統一，我們愛護國家中心，政府若有缺點，應該促其改善，政府若有失政，應該促其糾正，但絕不可輕謀另起爐竈。

(三)論國家內政，在法律上及道理上，國民政府皆權威堅強，因爲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絕不許另有一個政府與它對立，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也絕不許另有一個擁有武裝的勢力與它對抗。所以中央所主張的軍令政令統一，實屬天經地義，無人能加否認。我們以純國民的立場，絕對擁護軍令政令統一，而同時也衷心擁護國民政府更增強其道德權威。

話怎講？所謂政治，依國父的解釋，是管理衆人之事。政府執掌政權，管理衆人的事，其天然的職分，是必須要把衆人的事管好，要能給人民解決問題。行政有效，政治清明，治軍結實，執法公平，這都是一個政府在職分及道德上所必須努力做到的。這正如前節所陳，我們擁護政府，同時也極擁護政府改正缺點，多求進步，努力把國家的事管好。

（四）我們觀察延安，其心情實與同行的外國記者或其他人不同，因為我們與延安並非不相干的陌路人。延安是中國的地方，中共黨人是我們的同胞，我們以中國人看中國地方，看中國人，其好其壞，入目銘心，都非不相干的鑑賞。親切的說，我們所見到的延安一切，假使其中有若干事物是壞的，則我們絕不下意識的稱快，且毋寧以關切的心情，而引以為痛；因為假使延安有壞事，中共有錯誤，那也正是中國一部分的損失。同樣的，凡是我們看到的延安進步情況，中共的努力成績，我們也毫不嫉妒，更毋寧以喜悅的心情，而引以為慰；因為這些進步與成績畢竟是中國人幹出來的，那就是中國一部分的力量。凡是中國的力量，都必要拿來作爲抗戰與建國之用。我們擁護國家統一，主張黨派團結，就

是根據這種心情，而也正符合國家的利益與需要。因此，我們願特別強調擁護統一，呼籲團結！

(五) 記者團在赴延安的路上及在延安的所聞所見，顯然可知在那裏存在着一種政治距離，橫亘着一個中共問題。無可諱言，這現象是使政治發生相剋的作用，而影響了國家的力量。看到這現象，人人都自然會追問一點，就是：這問題畢竟能不能解決呢？我們的答案是：當然可能，且必須可能。十一中全會早有一「政治解決」的決議，這決議是極端正確的，只可惜決議後一年多的時間很少實際推進這決議。現在就正是時機，林祖涵先生尚在重慶，中外記者團的訪問延安也應該收到一些好影響。開誠心，佈公道，在國家的共同利益上，有什麼不可以政治解決的問題呢？所謂政治解決，並不是一句空話，正有其實現之道，就是——民主憲政。完成民主，實施憲政，各黨合法競爭，則黨的地位自然解決；軍隊國家化，軍隊問題也自然解決。這兩大難題解決了，則統一與團結必可無所缺憾。若謂完成民主實施憲政非可咄嗟立辦，則現在加強民主，速籌憲政，也正可加速促進政治解

決，自宜傾誠進行。民主是世界的主流，也的確是建設國家發揮國力的有效政治。譬如美國，她的民族多麼複雜，黨派也甚紛歧，就靠民主統一了國家，團結了人民，生產力高，打仗力強，儼然成了聯合國家的領袖。再如英國，猝遇強敵，迭遭挫敗，國勢岌岌，危險萬分，她也依靠民主，團結全國，生產的生產，打仗的打仗，卒能轉危爲安，把握勝利。這兩個例子，就儘够了。總之一句話，民主是世界之路，也是中國之路！

## 十年來中共幾點改變

大公報特派員孔昭愷

記者留延期間，七月一日那天，中共紀念成立二十三週年。從中共活動的地區來看，這二十三年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前十三年為一個時期，主要活動地區在江西，近十年為一個時期，主要活動地區是陝甘寧邊區。民國二十三年中共由於軍事上之不能支持，被迫離開了江西，特別選擇雙十節日作為出發的一天。他們取道廣西貴州四明，於二十四年進入陝甘寧邊區。共產黨人豔稱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即指此事而言。在陝北，中共及其軍隊會合了劉志丹（已故）高崗組織的「工農抗日軍」，才站住腳，不過一路所經，不是崇山峻嶺，便是泥沼草原，流離困苦，可想而知。中共二十四年到達陝甘寧邊區之後，八月一日發出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呼籲國內和平。二十五年西安事變

發生，震動中外，最後領袖安然歸返南京，事變獲得國人滿意的解決。

中共主持下的陝甘寧邊區，其初期的軍政措施，與江西時期比較，並沒有兩樣：政治的組織仍稱蘇維埃，軍隊仍稱紅軍，若干土地沒收分配了，凋敝的陝甘寧邊區農村社會發生了變化，若干地主逃亡了，也有若干貧苦農民分得土地，那個變化中有喜有悲，刺激是很大的。

二十六年抗戰軍興，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紅軍正式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由軍委會統制。蘇維埃區先改為特區，繼改為陝甘寧邊區。還有一項重大變革就是土地政策停止實行沒收的辦法。此一措施，二十五年便已有準備，而於二十六年宣誓後實行。在土地已經分配區域保證一切取得土地的農民之私有土地制，同時歡迎逃亡的地主回鄉，給以耕種必需的土地與房屋，可是不能再算前賬。未經沒收土地區域（計綏德，慶縣，慶陽三縣），保證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及債主的債權。二十九年起實行二五減租，取消貧苦農民欠付地主的大部地租，並將餘欠減息，農民則必須交租交息。

地主一方面的感覺，究比沒收好得多，幾世不得翻身的貧苦農民如釋重負，生產情形因之提高。近年陝甘寧邊區農業生產之進展，中共溫和的行使土地政策當然是一個關鍵。

中共某負責人士對於前期的土地政策不承認有什麼錯誤，而解釋目前溫和的辦法是：「怕地主跑到日本人那裏，引日本人來。」那麼戰後以及未來中共土地政策如何呢？中共某負責人士對此曾表示：「如果地主手持兩刀，天天殺人，則非沒收他的土地不行。如果地主與農民關係緩和，則絕不能沒收土地。普遍的減租減息交租交息，可以使地主與農民關係緩和下來。」他並且申明中共始終抱有「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他認為：「土地問題一定要澈底解決，不問那一黨願意不願意。」他說：「不妨試試看，在減租減息交租交息之後，將農業資本轉變為工業資本，同時由政府貸款農民購買土地。」最後他聲明：「中共尚未做此項決定，將來是否這樣做也沒有定；但是解決土地問題，是否應該採取較比溫和的辦法，是值得考慮的。」

中共社會政策之新措施，不限於土地一方面。在工人方面，提高工人生活是一貫的，

陝甘寧邊區工人待遇比較一般工作人員高；但是工作時間現在是十小時，較共產主義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綱中的八小時工作制增加了兩小時。陝甘寧邊區政府對記者團發表的「建設簡述」中說明這一點是「使資本家有利可圖」：公私工業盡在扶植之列，公私商業也任其發展。

經驗與環境促成中共在政策上之若干改變。

## 陝甘寧邊區人民的負擔

大公報特派員孔昭愷

甘陝寧邊區是個農村社會，那裏農民在捐稅上的負擔，就記者所知主要的是農業稅，大部分地方徵「救國公糧」，一小部分地方正試辦「農業統一累進稅」。

邊區政府財政廳長南漢宸氏對記者團發表：「救國公糧是山上攤下去的，帶有一種捐的性質。七年來由少增多，復由多減少，可以說明邊區生產發展情形。計二十七年徵一萬石（小米），二十八年五萬石，二九年九萬石，三十年二十萬石，三十一年十六萬石，三十二年十八萬石，三十三年十六萬石。救國公糧按農業收益徵收，從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不等，抗戰軍人家屬及收穫僅數個人食用無力繳糧者免徵。免徵者佔全邊區人口百分之二十。邊區人民救國公糧平均的負擔佔收益百分之十四，免徵的人數計算在內。」

「救國公糧」本身仍存在不少缺陷，主要的是勤勞得與不勞而獲同樣只徵收益稅，而不計算其土地財產稅，因之邊區去年決定實施徵收「農業統一累進稅」，先在延安，綏德，慶陽三縣試行。

「農業統一累進稅試行條例」內容要點如下：一、就人民之土地與收入合併徵收，並應戰時之需要，得以糧食馬草二種形式分別徵收之。徵收範圍：甲、凡已耕或可耕之土地均須徵收土地財產稅。左列土地免徵土地財產稅：一、墳墓地及荒地荒山荒灘無法開墾者；二、森林、畜牧地；三、居住之房基地；四、移難民新開荒地在政府規定之免徵期以內者。乙、各種收入之徵稅依左列規定：一、左列各種收入徵稅：土地耕種所得之農產品，農村副業之收入，地租房租及畜租之所得，運輸業之收入，牧畜業之收入，森林藥材之收入，未納商業稅之臨時經營事業收入。二、左列各種收入免稅：農村中雇傭長短工或調份子所得之工資與工粟；教職員之米貼，貧苦抗工直系親屬及因失去勞動力退職退伍人員之收入，驛寡孤獨老幼殘廢無所依靠僅能維持其生活之收入；移難民免稅期內農業品之